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四十三回 誇華族中丞開學校 建酒館革牧創公司

卻說康大尊自從辦了劉齊禮之後，看看七月中旬已過，又到了學堂開學之期，當由總辦康太守示期，省城大小學堂，一律定於七月二十一日開學。各學生重到學堂，少不得仍舊按照康總辦定的章程上課。江南學界，已歸他一人勢力圈所有，自然沒人敢違他毫分。如今按下江南之事慢表。且說安徽省安慶省城，這兩年因為朝廷銳意維新，歷任巡撫想粉飾自己的門面，於是大大小小學堂，倒也開得不少。是年放過暑假之後，循例亦在七月下旬，極了二十五這一天，重行開館。此時做安徽巡撫的姓黃名升，既不是世家子弟，也不是進士翰林，從前跟著那兩位督撫跟了幾十年，居然由幕而官，一直做到封疆大吏，也總算得破天荒了。又有人說，這黃升黃撫台，他的單名本是個升官的「升」字，後來做了官才改的，這也不用細考。但是他的為人，性氣極傲；自己做了一省的巡撫，這一省之內，自然是惟彼獨尊，他自己也因此狂妄的了不得，藩司以下的官，竟然沒有一個在他眼裡，再小的更不用說了。幸虧一樣，膽子還小。頭一樣最怕的是外國人，說現在的外國人，連朝廷尚要讓他三分，不要說是我們了。第二樣是怕維新黨，只因時常聽見人家說起，說維新黨同哥老會是串通一氣的，長江之內，遍地都是哥老會，如果得罪了維新黨，設或他們串出點事情來，包管這巡撫就做不到。所以外面上，少不得敷衍他們，做兩樁維新的事情給他們瞧瞧，顯見得我並不是那頑固守舊之輩，他們或者不來與我為難，能夠保得我的任上不出亂子，已是僥天之幸卻不料幾個月頭裡，出東出了一個刺客，幾乎刺死陸制軍，他聽見了已經嚇的了不得，足足有頭兩個月沒有出門。這事才過去，忽然南京省城又聽說捉住什麼維新黨了，安慶到南京輪船不過一天，也不曉得那裡來的謠言，一回說，兩江制台某天某天殺了十八個維新黨，在城門洞子裡石板底下又搜出許多炸藥，現在南京已經閉了城了。

又有人說，江寧府康某人因為提維新黨捉得太凶，已經被刺客刺死了。如此謠言，也不知出自官場，也不知出自民間，黃撫台聽了，總覺信以為真，馬上吩咐各營統領，警察總辦，嚴密稽查，毋許稍懈，自己嚇的一直躲在衙門裡，連著七月十五，預先牌示要到城隍廟裡拈香，並且太太還要同去還願、上匾、上祭，到了這天一齊沒有敢去。撫台委了首府代拈香，太太還願是叫老媽子替去的。好好一個安慶城，本來是沒事的，被他這一鬧，卻鬧得人心惶惶，民不安枕了。如此一連又過了五六天，一天有南京人來，問了問，並沒有什麼事，什麼制台殺維新黨，刺客刺殺江寧府都是假的。黃撫台道：「事雖沒有，但是防備總要防備的。」第二天司道上院，見面之下，彼此互相慶慰，商量著出示安民，叫他們乾萬不可誤聽謠言，紛紛遷徙，兩司又商量著請中丞到二十五這一天，親臨各處學堂察視一周。安慶學務向來是推藩台做督辦的，當由藩台向黃撫台把此意陳明，又說：「自從各處學堂開辦之後，大帥去得不多幾遭，如今特地親自去走一趟，一來叫學生瞧著大帥如此鄭重學務，定然格外感激，奮發要好，二來現在謠言雖定，人心不免孤疑，大帥去走一趟，也可以鎮定鎮定人心。」黃撫台道：「是啊！前兩天外頭風聲不好的時候，我這衙門裡，我還添派了親兵小隊，晝夜巡查，雖然現今沒有事情，然而我們總是防備的好。自古道：『有備無患』，兄弟的膽子一向是小的，現在既然僥天之幸，兄弟就準定二十五出門就是了。」桌台又說：「等到二十五這一天，司裡預先叫警察局裡多派些人沿途伺候。」

黃撫台道：「如此，越發好了。」於是藩桌方才下來。

且說到這二十五這一天，藩台早已得信，曉得撫台今天十點鐘，頭一處先到通省大學堂，便先趕到那裡伺候。誰知等到十點半還無消息。趕緊派人到院上打聽，原來撫台膽小，生怕護衛的人少，路上被維新黨打劫了去，除自己親兵小隊之外，特地又調齊三大營，凡是經過之處，各街頭上都派了護勇站街。

是日，撫台坐了轎子出門，轎子前後左右，幾十匹馬，騎馬的都是武官，一個個手裡拿著六響的洋槍，或是雪亮的鋼刀，賽如馬上就同人家開仗似的。如此一番調度，所以一直鬧到十二點鐘，方才到得大學堂裡。凡在學堂裡執事的官員，一齊穿了衣帽恭迎，教習同學生統通在大門以外站班。撫台下轎，一路進來，看了這副整齊樣子，甚是歡喜。到得裡面，稍些歇息一回，藩台要請他出去演說，口稱：「大帥今天難得到此，一班學生總想大帥交代他們一番話，好叫他們巴結向上。」黃撫台聽了，呆了一呆，想了想，說道：「有你教導他們，也一樣的了，還要我演說什麼呢？況且這個，我也沒有預備。」原來黃撫台雖然是作幕出身，這學堂裡演說一事，他還懂得一二。只因有年有位外國教士開的學堂，年終解館，那教士寫了信來，說明請大帥演說，他起初不懂得什麼叫做演說，問了翻譯，方才曉得的。當時就由文案上委員替他擬了一篇的底子，謄了真字，又教導他一番。到了那裡，人家因為他是撫台，頭一個就請他，他就取出那張紙來看著，念了一遍，總算敷衍了事。雖然念錯了幾個白字，幸虧洋人不大懂得華文，倒未露出破綻來。

此番藩台請他演說，他實實在在隔夜沒有預備，所以決計回絕不去。偏偏碰著個不懂事的藩台，一定要大帥賞個臉。後首說來說去，撫台一定不答應，藩台沒法，只得請他委員恭代。

黃撫台聽說可以委人替代的，便即欣然應允，又說：「兄弟今天會客會多了，多說了話就要氣喘的，還是等我派個人去的好。」

於是便派了回來的一位總文案，是個翰林出身，新到省的道台，姓胡號駕叔的，由藩台陪著一同出去。但是這胡駕叔的為人，八股文章做得甚是高明，什麼新政新學，肚子裡卻是一些兒沒有。今番跟了撫台到此，也是頭一遭開眼界。撫台派他演說，心上實在不懂，當而又不肯駁回，跟了藩台出來，只得一路上細細請教。藩台道：「這有什麼難的？到那裡，不過像做先生的教訓學生一樣，或是教他們幾句為人的道理，或是勉勵他們巴結向學，將來學成之後，可以報效朝廷，總不過是這幾句話，譬解給他們聽就是了。」胡駕叔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容易得很。」於是一走走到演說處，只見教習學生，已黑壓壓擠了一屋子。藩台先生說道：「今天大帥本來是要自己出來演說的，因為多說了話怕發喘病，所以特委了這胡道台做代表。」眾人聽說他是撫台的代表，一齊朝他行了三躬，分站兩旁，肅靜無嘩，聽他演說。誰知胡道台見了這許多人，早把他嚇呆了，楞了半天，一聲不響。藩台又做眼色給他，又私下偷偷的拉了他一把袖子，直把他急得面紅耳赤，吱吱了半天，又咳嗽了兩聲，吐了一口濃痰，眾人俱備好笑，幸而未嘗笑出。胡道台進了半天，知道避不過，一時發急頭上，把藩台教導他的話早已忘了，又吱吱了半天，才說得一聲道：「你瞧你們這些人，現在住的這房子又高又大，多舒服啊！」眾人至此，有幾個禁不住格格的一笑。藩台恐怕拆散場子，大家難為情，忙喝一聲道：「不准笑！」胡道台一見有藩台助威，膽子亦登時大了，接著往下說道：「你們家裡那裡有這大房子？而且這裡還不要房錢。不要說你們，就像本道從前小時候，亦沒有這種好房子住。你們如今住了這好房子，再不好生用功，還對得住大帥嗎？第一樣，八股總要用功。」說到這裡，眾人又不禁嗤嗤的一笑。

藩台連忙駁他道：「這是學堂，不考八股的。」胡道台亦馬上改口道：「不考八股，就考古學。古學做好了，將來留館之後，倒用得著。」藩台知他又說了外行話，不便再駁他，只得替他接下去說道：「胡道台的意思，不過是望你們好生用功，你們不可誤會了他的用意。胡大人亦辛苦了，我們散罷。」說罷，眾人又打一躬退出，退到院子裡，止不住笑聲大作，齊說：「這是那裡來的瘟神？一些時務不懂，還出來充他媽的什麼！」

他們這些話，胡道台雖然聽見，只得裝作不知，就到撫台跟前稟知銷差。

當下藩台又陪了黃撫台到處看了一遍，走到藏書樓上，一看四壁都是插架的書，撫台忽然想起一樁事來，特地叫了藩台一聲某翁，說：「兄弟有句話同你講。」藩台不由肅然起敬，說：「請大帥吩咐。」黃撫台道：「我看見這些書，我想起我的兩個小孫子來了。他兩自小就肯讀書，十三歲上開筆，第二年就完了篇，當時大家都說這兩個小孩子是神童。別的呢，我也沒有考過他們，不過他倆看的書卻實在不少，只怕這架子上的書，他倆一齊看過，都論不定。我的意思，很想叫他們再進來學學西文，將來外國話都

會說了，外國信也會寫了，叫人家說起來，學貫中西，豈不更好。」藩台道：「只怕孫少大人學問程度太高，他們教習夠不上。」黃撫台道：「但教西文，不怕什麼夠不上。不過這地方人太多，人頭太雜，總有點不便。」

藩台道：「倘若孫少大人要到這裡來，司裡叫他們趕緊把後面二進樓上收拾出來，等孫少大人住在洋樓上，天天叫西文教習到洋樓上去教一兩點鐘，平時不准閒人上去，如此辦法，大帥看著可好？」黃撫台仍舊搖了搖頭道：「好雖好，但是我們的子弟，還不至於要到這裡頭來，同他們在一塊兒。我今兒想起一件事來，還是那年我在湖北臬司任上，有兩個東洋人同我說起，說他們東洋那邊，另外有個華族學校，在裡頭肄業的，全是闊人家的子弟，我想我們很可以仿辦一個，將來辦成之後，我的小孫子，你老哥的世兄，還有本城裡幾位闊紳衿家的子弟，但凡可以考得官生，賞得廩生的，有了這個分，才准進這個學堂，庶幾乎同他們那些學生，稍為有點分別。你說好不好？」

藩台只得答應說「好」。黃撫台道：「你是明白人，自然亦以此舉為是。我們約定了，盡今年我們總要辦起來。」藩台又答應一聲「是」。黃撫台因為在這裡耽擱的時候久了，別的學堂不及親去，一齊委了胡道台等幾個人，替他去的。他自己下樓，又同藩台談了一回，然後坐了轎子，自回衙門。執事委員以及教習學生，照例站班恭送，不必細述。

黃撫台出了通省大學堂，在轎子裡一路留心觀看，看有什麼空房子可以創辦華族學堂，或是有什麼空地可以蓋得房子的，不料一出門，學堂東面就有一座新起的大房子，有些裝修統通還是洋式，看上去油漆才完工，其中尚無人住。黃撫台心裡盤算道：「拿這所房子來辦華族學堂，又冠冕，又整齊，離著大學堂又近，教習可以天天跑過來，省得又去聘請教習，再添費用，但不知是誰家的房子，肯出租不肯出租？」意思下轉進去望望，又怕路上埋伏了維新黨同他為難，只得回到衙門，等問明白了再打主意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這個在學堂旁邊蓋造洋房的你道是誰？原來這人本在安徽候補，是個直隸州知州班子，姓張名寶瓚，從前這通省大學堂就是委他監工蓋造的。上頭髮了五萬銀子的工費，他同匠人串通了，只化了一萬五千銀子蓋了這個學堂，其餘三萬五，一齊上了腰包。匠人曉得老爺如此，也樂得任意減工偷料，實實在在到房子上，不過八千多兩銀子。木料既細，所有的牆大半是泥土砌的，連著磚頭都不肯用，恰值那年春天大雨，一場兩場還好，等到下久了，山牆也坍了，屋樑也倒了，學生的行李書籍都潮了，還有兩個被屋樑壓下來打破了頭的。頓時一齊鼓噪起來，一直鬧到撫台院上，撫台委藩台查辦，房子造的不堅固，自然要找到監工承辦委員，於是把張寶瓚傳了上去。藩台拿他大罵一頓，詳了撫台，一面拿他出參，一面勒限賠修。

此時張寶瓚已經掛牌，委署泗州，登時藩台拿牌撤去，另委別人。張寶瓚一場沒趣，除賠修之外，少不得又拿出錢來，上而各衙門，下而各工匠，一齊打點，要上頭不要挑眼，亦要下頭不至於替他揭穿，總共又化了萬把銀子，一半在房子上，一半在人頭上。自古道，錢可通神，他雖然又化了萬把銀子，到底還有二萬多沒有拿出來。依他的意思，還想撫台替他開復，撫台因為此事是大乾眾怒的，一直因循未肯。他到此雖然絕了指望，然而心還不死，隨合了幾個朋友，先在本地做點買賣。當時有的說要開洋貨店，有的說要開錢莊，他都不願意，他的意思，總想開一斗店，一來能夠常常同幾個闊人見面，二來這個行業又要安慶城裡從來沒人做過。不知怎樣，被他想到要學上海的樣子，開一斗大菜館。他說安慶從來沒有這個，等到開出之後，他們那些闊人，以及備當道請客，少不得總要常常到我這裡來的。我能夠同他們常常見面，將來總有個機會可圖，將來升官發財，都在裡面。這個大菜館，不過借他做個引子，失本賺錢，都不計較。主意打定，便同眾人說了，眾人因他是大股分，只得依他。於是就看好地基，在大學堂旁邊，蓋了這座番菜館，起個名字，叫做悅來公司，稱了公司，免得人家疑心是他獨開的。本定的是八月初一日開張，所以二十五這一天，撫台在跟前走過，還是冷清清的，其實屋裡的器具早已鋪設齊備的了。話分兩頭。

再說黃撫台回到院上，心上惦記著那房子，使差巡捕出來打聽。齊巧差出來的巡捕，又是同張寶瓚一黨的，偷偷的把撫台的原意通知於他，把他急的了不得，再三托這巡捕替他遮瞞，只說這裡頭外國人也有股分，自然撫憲不追究了。巡捕回去，如法炮制，果然撫台絕了念頭，只催藩台另外找地，不來想這房子了。張寶瓚安排既定，然後向各衙門、各商家統通發了帖子，請他們初一來吃，等到初一這一天，凡是闊人，都是張寶瓚所請，次等沒的勢力的，方才收錢。張寶瓚又怕吃客不高興，特地把幾個土窯子的女人，一齊找了來，碰著歡喜玩的朋友，便叫他們陪酒作樂。開市不到五天，已經做了好幾千塊錢的生意，真正是車馬盈門，生涯茂盛，安慶城裡的酒館，再沒有蓋過他的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